

毛詩正義

冊四

毛詩正義

卷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二)

(十三)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陽是也幽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

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也周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

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相覆方百里者六

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者三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

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爲方百里者三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

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

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傳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

其故答曰東都之畿又侯五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爲伯甸本

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爲伯甸本

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據方圓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如八百相通以知周禮每

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如八百相通以知周禮每

毛詩

注疏

四之一國風王

中華書局聚

晉時爲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
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正義曰文王有聲云
宅是鎬京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於鎬京也○正義曰洛邑爲東都故
謂鎬京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
之謂鎬京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正義曰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
師我乃卜濶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
至成周洛邑衆觀召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城今河南縣是也○成周
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城今河南縣是也○成周
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城今河南縣是也○成周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
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
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初步自河南縣也○豐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
文王廟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
洛陽縣周○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
洛陽縣周○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
歸處西都○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
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洛誥士也○戊辰王在新邑烝無知之稱是殷頑民於成周
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無知之稱是殷頑民於成周
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復都鎬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正義曰周本紀云
十一王世幽王變褒姒生伯服廢下堂而見諸侯奔申○正義曰周本紀云
立王世幽王變褒姒生伯服廢下堂而見諸侯奔申○正義曰周本紀云
十六年左傳曰至厲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王數之衰始於懿
王至厲王政教尤衰也○十一王世幽王變褒姒生伯服廢下堂而見諸侯奔申
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瑁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厲王胡立
繫厲立崩子懿王難立崩子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變立崩子厲王胡立

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三年嬖褒姒自生武伯服幽王欲廢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
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三年嬖褒姒自生武伯服幽王欲廢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
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服幽王欲廢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
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
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申侯怒與戎
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
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對成公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
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
山國語言於戲則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謚云今京兆新豐東北則戲亦
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麗山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豐北則戲亦
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正義曰晉文侯鄭武公迎戲水之上身死麗山豐北則戲亦
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正義曰晉文侯鄭武公迎戲水之上身死麗山豐北則戲亦
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
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
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正義曰於是王
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正義曰於是王
教室雖行於畿內未改春秋及與諸侯相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緣政以其爵雖在政
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之以政狹入風謂採得其詩乃本自也鄭志猶云云問平王微之風
者言作爲雅頌之猶以政狹入風謂採得其詩乃本自也鄭志猶云云問平王微之風
其詩不能復雅屬如平流於微弱政在滅於戲威令不加於百姓乎無道酷虐於民以
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流於微弱政在滅於戲威令不加於百姓乎無道酷虐於民以
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猶政春秋不及戲外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者
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桓王則猶政春秋不及戲外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者
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王則尊之故題王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
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卽位五十一一年崩太子泄王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

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崩維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
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
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藿居桓王舉可知明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
札換處失其次耳免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
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方中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
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明此而皇甫謚云平王時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
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藿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
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謚此言以葛藟
爲桓王之詩次在鄭上譜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黍離閔宗周
王誤也王之詩次在鄭上譜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黍離閔宗周
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
去而作是詩也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
風焉○離如字說文作稿過古臥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稱皇反音皇鎬
胡老反復扶又反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下更有舊皇反音皇鎬
本皆疏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今詩
無以先王官室忽爲平田於是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諱宗周
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諱宗周
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王在平王
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爲平王詩耳又
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黍離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徨不忍
宗周而下八句是也言周宮室盡爲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徨不忍
箋三章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大夫先爲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

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卽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
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也西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猛
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
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
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論語註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
楚秦晉始從下本上之辭遂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
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據威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
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同爲國風焉○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爲國風焉○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地盡爲禾黍宮室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尙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邁行也靡靡猶
無所憩○箋云行道也○蘇路反知我者謂我心憂○箋云知我者不知我者謂我何
行道也○○搖音遙○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
求箋云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
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
則稱晏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云遠乎蒼天仰
愬欲其察己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遠哉疾之甚○蒼蒼天本亦作倉采即反爾
雅云春爲蒼天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吳○宮彼黍至人哉○正義曰鎬京
胡老反夏爲昊天旻密巾反閔也秋爲旻天○吳○宮彼黍至人哉○正義曰鎬京
夫行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
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
無所告訴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所告語乃訴之於天
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無不知所告語乃訴之於天

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人哉而使宗廟丘墟至此也
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人哉而序云宗廟丘墟至此也
禾黍故知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與稷也○箋云宗廟正謂黍稷
爲彼耳傳言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與稷也○箋云宗廟正謂黍稷
苗○正義曰言黍稷離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曰離○正義曰黍稷離則黍稷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類云我以黍稷離黍稷差爲種故尚苗而謂禾苗也詩人云黍稷華則二物大時相
時也其所得還歸遂至穗實穗改易穗七月常時也又離至欲記其初至八月時也
歷道也其所得還歸遂至穗實穗改易穗七月常時也又離至欲記其初至八月時也
役當有期而反見稷則穗實穗改易穗七月常時也又離至欲記其初至八月時也
靡靡行舒之意故言猶遲遲也釋訓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正義曰邁行釋言文
寡人慙也○箋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道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故爲憂思
無所慙也○箋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道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故爲憂思
以爲天○箋又訓經之行以爲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蒼蒼天也○傳悠悠
至蒼天○正義曰釋之云以爲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蒼蒼天也○傳悠悠
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
故尊而君之則稱昊天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蒼昊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
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闔蒼天則稱昊天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蒼昊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
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昊天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蒼昊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
有成文始不知何書釋天云蒼蒼爲天夏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上帝李巡曰
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蒼天爲蒼天夏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上帝李巡曰
熟皆有文章故曰昊天上帝李巡曰蒼蒼天爲蒼天夏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上帝李巡曰
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昊天上帝李巡曰蒼蒼天爲蒼天夏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上帝李巡曰
所宜爲稱曰上天和爾雅亦說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典義和以昊天總
曰昊天上帝上天和爾雅亦說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典義和以昊天總

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晏天不弔非秋也玄
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
言之以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
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
必於其時得宜上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順其時也此之高明天不弔求天
之生殺當得其宜上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順其時也此之高明天不弔求天
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晏天不弔無怪耳是
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陽說春為昊天夏為蒼天
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從歐陽之說以春吳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
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尙書說即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吳有
○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箋此亡國至之甚
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
漸兮黍離離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
亦傷幽王但夫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人猶○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彼黍離離彼稷之穗也
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憂醉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其所更見○穗音遂更音庚○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憂醉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見黍離離行邁靡
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疏傳噎憂不能息○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
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難乃旦反下

疏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

君于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

句是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曷音寒末反難

樓于峙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鑿牆而樓曰峙箋云難之將樓日則夕矣羊牛從

者乃反不也○樓音西時如字本亦作峙音同爾雅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箋

同玉篇時理反鑿牆以樓難鑿在各反畜峙許又反我誠思之○疏為桀李巡曰別難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為難作樓曰峙君子于

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會也箋云行役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雞樓于桀日

之夕矣羊牛下括○雞樓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雞樓于桀日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祿仕者苟得祿而已

反疏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

祿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敘其招呼為祿仕冀安全己身遠離禍害已不

復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箋

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
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
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不在路寢而譜云路
寢之樂者云云路寢房中者以一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不在路寢而譜云路
寢之事也天子六寢者路寢一小時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
由敖陶陶和樂翽翽也翽也箋云陶陶猶陽也翽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
遙翽徒刀反翽於五刀反遊也翽徒報反沈徒其樂只且疏傳翽也翽也○正
老反俗作翽翽於計反燕本又作宴於見反其樂只且疏義曰翽也翽也○正
李巡曰翽舞者所持翽也然則翽訓爲翽也翽所以爲翽故傳并引之
璞云所持以自蔽翽也然則翽訓爲翽也翽所以爲翽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於平王恩澤不戍
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揚如字或作楊木
之字非屯徒門反戍東遇反守也韓詩云舍思如字疏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至
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之近或如字數音朔○疏思焉○正義曰不撫其
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思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
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思而總之○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曰此刺
平王不嫌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別之
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
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牽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
雅天下爲此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

南後竟為楚所滅故知迫近揚之水不流束薪與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

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申姜守也

之國平王之舅箋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

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已亦同○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箋云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疏揚之水至

以為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疏揚之水至

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能撫下民自不為耳非不能也王

既苦自撫我之來日復政教頗僻彼其之子在家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

與也揚激揚○正義曰激揚謂水急激歸而飛揚波流疾之句意也此傳不言興意

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薪○箋懷安至之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

乎則此亦不與鄭同明別為興○箋懷安至之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

俱訓為止是懷得為安此承不與我戍申之下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

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而

見之其實所思之甚揚之水不流束楚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申姜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傳甫諸姜○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

甫諸姜許諸姜皆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故傳言

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

戊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

毛詩注疏四之一國風王六中華書局聚

也揚之水不流束蒲與蒲草也箋云蒲蒲柳○蒲如字孫毓音蒲草之聲不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許許也諸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箋言蒲柳○正義曰以首

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機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

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薺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薺吐雷反韓詩云

母飢本或作饑居疑反**疏**中谷有薺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谷有

穀不熟饑音覲蔬不熟遇凶年饑饉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二句是

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凶年饑饉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二句是

薄而相棄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重二句是

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於水四句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於水初章首二句是

以喻夫恩薄室家相棄於水四句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於水初章首二句是

薄久而甚後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句先

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夫之遇己用凶年深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

怨恨以漸而甚初而嘆次而歎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歎難亦輕於中谷有薺

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為篇終雖或逆或順各有次也○中谷有薺

嘆其乾矣興也薺離也嘆其乾矣興也薺離也嘆其乾矣興也薺離也嘆其乾矣興也

將死○嘆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灑又作灘皆他安反有女

離音佳爾雅又作萑音同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云鬱也廣雅云梟也

此離嘒其嘆矣此見別也箋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嘒然而嘆傷

罪二反嘒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嘒亦難也箋云所以嘒然而

疏中谷至難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菹草為水浸之嘆然其乾燥矣以喻凶

為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為其夫薄

之故情疎而將絕恩既疎薄果至分離矣有女與夫別離嘒然其長嘆矣所以

長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己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

傳菹離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菹人者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菹蔚也○

似菹方莖白華華○注節間又名益母陸機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

云菹藺是也韓詩及三倉說悉云益母陸機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

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菹臭穢即荒蔚也說文云嘆燥也易曰燥萬物

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菹綏也然則由菹死而至於乾燥以嘆為菹也釋水云水

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正義曰以所注菹處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中谷有菹嘆

傷水為喻○傳化別○正義曰有女此離條其獻矣條然獻也○歎籀其脩矣脩且乾也○脩如有女此離條其獻矣條然獻也○歎籀

遇人之不淑矣箋云淑善也君中谷有菹嘆其濕矣離遇水則濕箋云離之傷

乾有似君子於己之恩徒用凶年深淺有女此離嘒其泣矣嘒泣貌○嘒其泣

為厚薄○徒如字徒空也沈云當作從有女此離嘒其泣矣嘒泣貌○嘒其泣

矣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疏**○箋離之薄厚

水之浸草當先濕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濕故知喻君子於己有薄厚從其甚

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己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徒空

毛詩注疏四之一國風王七中華書局聚

也言其意自薄己空假凶年為辭也○箋及與至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
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於君子定本
作餘俗本
作殊非也

中谷有雉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其生不樂

者寐不欲覺之謂也○背音佩樂沈音疏兔爰三章章七句至生焉○正義曰
岳又音洛注同覺古孝反又音佩樂沈音疏兔爰三章章七句至生焉○正義曰
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與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
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
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將
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為子忽為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
弔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
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是諸侯背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
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
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
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射王中肩自是矢傷王
身此言師敗正謂軍敗耳據邠谷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俗敗則知此云傷敗
亦止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
其生之事章首二句言王政有緩有急有兔爰爰雉離于羅網為羅言為政意
君子亦為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緩有急用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躁七歷
反本亦作燥沈七感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蹙子六反本亦作威七歷

反 我生之初尚無為尚無成人為也箋云尚無幾也言我幼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尚寐無咎罹不憂咎動也箋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

五戈反長張丈疏有兔至無咎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為政有雉離

聽縱者則緩有所躁蹙者則急此言王為政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

言我生之初幼雅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為言其冀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之

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

生也○傳爰爰至不均○正義曰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

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兔言緩則雉為急矣箋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

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箋言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義並

得通○箋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無成人者為成人之幾也易云

庶幸也幾覲也是庶幾者幸覲之意也以傳云尚無成人者為成人之幾也易云

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傳罹有兔爰爰雉離于罝今之翻車也○罝音俘郭云

憂叱動○正義曰皆釋詁文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疏傳學覆車正

反車赤 我生之初尚無造造偽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疏傳學覆車正

奢與此一也釋器云繫謂之罝罝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

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

展轉相解有兔爰爰雉離于罝罝字林上凶反罝張劣反郭徐姜雪姜穴反爾雅

廣異語也 我生之初尚無庸庸用也箋云庸勞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聰聞

云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庸用也箋云庸勞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聰聞

怨連禍之凶 我生之初尚無庸庸用也箋云庸勞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聰聞

毛詩注疏 四之一 國風王 八 中華書局聚